

# 士之清者

在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之前，台灣文學和香港文學在內地是個少為人知的文學領域。隨著新時期的到來，一些內地學者開始關注這個領域，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陸士清教授，就是率先涉足這一領域的前行者之一。早在一九八一年，他就在復旦中文系開設了《台灣文學》課程，當年新華社、《光明日報》和《解放日報》都對此專門進行了報道，在海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九八三年，他又主編了《台灣小說選講》（上下冊），選取了自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台灣新文學誕生伊始到七十年代末臨近他編選之際的台灣著名小說家如賴和、楊逵、吳濁流、林海音、聶華苓、於梨華、白先勇、陳映真、王禎和、黃春明等人的小說近六十篇，系統介紹台灣文學，這在當時又是一個「創舉」——通過對這些不同時期台灣作家小說創作的介紹和簡評，陸士清實際上勾勒出了一個二十世紀現代台灣小說發展的歷史脈絡。

在以後的歲月裏，陸士清不但將自己的研究視野擴大到更多的台灣乃至海外華文作家，而且還形成了對三毛、曾敏之等台灣作家的專項研究。他的研究，目光敏銳論域具有前瞻性；思想解放觀念具有包容度；學術扎實論述具有歷史感。無論是對白先勇、聶華苓藝術成就的發掘，還是對施雨、宇秀創作特色的研析，都展現了他的前瞻視野和寬廣胸懷。

除了教學和研究工作，陸士清還熱心台灣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事業。他不但在復旦多次主辦過大、中、小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倡議並推動「上海論壇」，而且還擔任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的監事長、榮譽副會長。身為學界前輩，他對青年人關懷備至，許多這個領域的青年學者如李安東、林青、梁燕麗、吳敏、王小平、白楊、方忠以及我本人，都曾受到過陸老師的關心和提攜。在我們的心目中，年已九十的陸士清教授不但是個視野前瞻胸懷寬廣的著名學者，更是個可親的藹然長者。對他，我們在內心深懷敬意！



過眼錄 劉俊  
逢周二見報

## 愛花者的盛會

因疫情停辦三年的維園花展復辦，全場四十萬株花卉，繡球花佔了十分之一，對應「繡麗綻放、幸福滿載」之主題。開幕日所見，花團錦簇，行人摩肩擦踵，這不僅是一場花的盛會，更是一場愛花者的盛會。

甫進場，便被一隻展翅「彩鳳」所吸引，接着一批批生動活潑的動物造型陸續進入眼簾，黃鴨，烏龜，海馬，鯨魚……它們通體以花堆砌，生動可愛。一對年邁

夫婦請我先生為他們在大鯨前合影，老夫人穿粉色風衣化着淡妝，二人一坐一立，老先生立即為夫人整理臉頰兩側亂髮。

到處有學生在寫生，自帶小檯安靜作畫，或水彩或素描，老師立於他們身後。很喜歡看學生作畫，有些畫得不錯，見某女教師坐下收作品時，原想照多幾張，可惜一張張畫覆蓋下來照不到多少。也見到有些人將收藏的公仔帶來與花合影，看他們打扮公仔頗有趣。

參與花展的有政府機構、領事館、花藝協會等，各佔「領地」各領風騷，在菲律賓領館展區前照了兩張，留給我Aunty看，在印尼領館展區，三位工作人員都是美麗少女，賞花者爭相與她們合影……



紅塵記事 慕秋  
逢周二見報

## 一橋飛架

從香港站乘坐機場快線，再通過電子設備自動辦理登機手續，通過安檢，進入候機大廳，只需要五十分鐘。從香港直飛上海的航班，也不過一百五十分鐘。二百分鐘內，就聯通了世界認知範圍內，可能是中國最具知名度的海濱城市，也是中國海岸線上最具經濟規模的兩個城市。

飛上海的那日，天氣頗好，稀薄的雲層遮不住三角洲風景，這也是我第一次在如此好的能見度下從高空遠眺這片土地。僅僅在飛機上，就已經能感到工業的力量。遠遠未到上海上空時，放眼向下望去，已然是一片現代的都市景象。鋪滿綠色的農田與山巒被灰褐色的工廠與民房取代，夾雜之間的是方正的五彩公園。但一路上風景最壯美的，並不是這成片的城市群，而是一路的交通奇跡。

從香港到上海的航線沿着海岸線鋪開，飛機一路沿着東南沿海滑翔。從雲層中穿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沿海的島嶼，不似馬爾代夫珍

珠一樣的島鏈給人以自然的愜意，東南沿海的島嶼給人一種強大的賽博朋克感。從空中看去，橙紅色的橋吊如同一串項鍊，細密地圍繞在海岸線上，滿載集裝箱的船舶也如同螞蟻一般散落在海面上。在項鍊的正中間，一條灰色的細線不起眼地出現在海面上，可隨着機翼的方向，一路望去，這條細線一直連到了遠端的大陸。細線與遠端的大陸，看起來似乎是一個逗號，加上島嶼，又有些像數學中的無限符號「∞」，給人以無盡的遐想。

飛機降落之前，視線越過世界第四長，連接洋山港與上海本土的東海大橋，就能看到上海的土地，大橋兩側，汽車工廠新生產的待運送汽車已經成為了一片海洋，整齊地鋪在港口邊。一橋飛架，天塹早已變成通途。



漂遊記 杜若  
laser.li.hk@gmail.com  
逢周二見報

## 孔乙己的長衫

近來，大學生就業難話題頻頻引發熱議。先有名校碩士生自爆曾在火鍋店當保潔員；又有企業在高校招聘洗碗工、傳菜工，居然反響強烈；專家名人也紛紛「灌雞湯」，「大學生到流水線擰螺絲也未嘗不可，不能眼高手低。」

有接受不了現實的年輕人感慨道，「如果我沒讀過書，或許可以心安理得去當服務員」，「學歷是敲門磚，也是我下不來的高台，就像孔乙己脫不下的長衫。」一時間，「孔乙己文學」火爆出圈，引發不少人共情。

在魯迅先生筆下，孔乙己是迂腐窮酸、死要面子的「讀書人」，即便只能站着喝酒，也始終不願脫下長衫，企圖維護自己「體面的身份」。

初讀不懂文中意，再讀已是書中人。對於自小篤信「知識改變命運」的年輕人來說，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着巨大落差。大學擴招，學歷貶值，就業門檻日益提升，「捲」又「捲不過」，「躺」又「躺不平」，讓他們身心疲憊，焦灼難安。

人人都笑孔乙己，但或多或少都活成了孔乙己。學歷沒能兌現利好，反而成了身上難以脫下的「長衫」。處於進退維谷、不上不下的「懸浮」狀態，他們即便心有委屈不甘，也只能無奈妥協。

對於整個社會而言，如果無視宏觀環境給年輕人帶來的困頓窘迫，如果不能給那些暫時沒能「坐進去喝酒」的「孔乙己們」提供兜底保障，助其度過捉襟見肘的尷尬時期，而只會高高在上地挖苦「不肯脫長衫的孔乙己們」好高騖遠、自命不凡，顯然是犯了「何不食肉糜」的毛病。

而對於年輕人來說，通過自嘲和戲謔來紓解情緒，自然無傷大雅，但也不必陷在「喪文化」中難以自拔。學歷真的是束縛我們的「長衫」嗎？顯然，逃避現實的心態、豁不出去的面子才是禁

錮行動的枷鎖。即便最後發現，我們拿書本和學歷墊起了高台，也足夠做一個勉強及格的平凡人，那也不必懷疑知識的力量。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言：「如果不讀書，行萬里路，也只是個郵差。」要相信，我們讀過的書，走過的路，終究會內化於心，外化於行，成為抵禦人生洪流的信念和勇氣。

踏入二〇二三年，香港社會全面復常，特區政府推出「你好，香港！Hello Hong Kong」活動，包括從三月一日起大手筆向全球旅客送出五十萬張機票。伴隨香港重回世界舞台中央，一個海內外旅客熟悉的、好客而繁忙的香港國際機場又回來了！

受新冠疫情的衝擊，二〇二〇年至二〇二三年，在「世界最佳機場」排行榜中，香港國際機場的排名分別為第六、第十、第二十、第三十三，拾級而下。

從二〇一〇年起，香港國際機場的貨運流量連續九年奪得全球第一，客運流量排名全球第八位。以二〇一八年為例，香港國際機場總客運量名列全球第八，總航空貨運量名列全球第一，拋離同年總客運量排名全球第十九、總航空貨運量排名全球第十三的新加坡樟宜機場。

受新冠疫情的衝擊，二〇二〇年至二〇二三年，在「世界最佳機場」排行榜中，香港國際機場的排名分別為第六、第十、第二十、第三十三，拾級而下。

更令人開心的是，在疫情穩定和可控的情況下，今年的比賽能在學校禮堂實體進行，學校師生興奮不已。

六間中學和九間小學分作兩天比賽，我與另外兩位資深戲劇工作者一起組成評判團，揀選優異演出和導演、編劇、演員獎。比賽亦包含公民教育演繹獎，我們評選了一齣名為《拉比時空之旅》的演出獲獎，該劇的主人翁與寵物一起穿越時空，回到過去，由此認識往日的自己，從而得知如何活好當下。雖說是小學生演出的劇本，但寓意深遠，

啟迪心靈。這是我三年多以來首次擔任實體演出的評判，現場與師生們一同經歷表演過程，滿心歡喜。頒獎禮全場雀躍，並不是因為個別學校或學生能夠獲獎，而是彼此共處一堂，真切交流。

轉眼又是春分，又是新的光景。每當這時候，世間萬物都會從「復甦」變成熱烈，幾天前還剛睜開眼，迷糊混沌，現在就要伸個懶腰，鬥志昂揚地出發了。目之所及，不管是眼前人還是腳下路，都沒有了邇仄枯萎，漫山遍野，是希望萌芽的樣子。

四季當中，也屬春天的味道最鮮活，彷彿再華麗繁複的說辭，都抵不過這一個「鮮」字，而春天的餐桌上，有這個字便足矣。人類貪婪到要跟飛禽走獸搶食吃，不信你就去山上找找草頭，前有兔子後有牛，晚到一點，就什麼都不剩了。從兔子嘴裏搶下的嫩葉是這季節最美妙的時令小菜，不用做到「草頭圈子」這般規模，哪怕涼拌清炒，都是喜上眉梢。更不用說那一碗江南精髓醃篤鮮，湯未出場，味道就已飄來，春筍、冬筍，芽尖兒上寫滿了留戀和纏綿，所謂的潤物細無聲大概就是如此，不開音量，卻比春雷滾滾都響徹人心。春天的這股精氣神，古人早就爛熟於心，「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東坡先生不愧我等楷模。

春分的搭檔，還有櫻花。春分一過，櫻花就開，櫻花一開，暖空氣就撲面而來。撲簌簌的粉色好比電視劇裏的情節，把浪漫氣氛渲染到最高點，也把生活鑲上了文藝的邊。近幾年的櫻花味道堪稱把脈「流量」的高手，無論零食、西點或飲品，有它的地方，定有更多關注。只不過櫻花到底是什麼味道，依舊存有謎一樣的身世，只能暫時放過味蕾的苛刻，用意識流的方法吃一口，再幻想着把整個春天留在身邊。

春分來了，好吃的草莓也多了起來。從早春的紅顏，到軟糯的章姬，這股動人的甜味，幾乎比春天的花期還長。一直吃一直快樂，然後對下一個季節的期待，便又一次拉滿了。

家居附近的購物商場，近期就開設了數間時裝小店，由以往大型連鎖時裝店變身為潮流服飾店，營運方針各自有不同焦點，有較着重優雅一點的衣飾，如長長的裙配上帽子裝飾、半截純色裙配T恤外加細格闊身外套，這類時裝款比較



衣尚蕙蕙  
逢周二、四見報

## 喜見機場復常

近日，國際航空評級公司Sky Trax 公布了「2023年世界最佳機場」，在評分最高的一百大機場中，新加坡樟宜機場位居全球最佳機場之冠；卡塔爾哈馬德國際機場和日本東京（羽田）國際機場分列亞季；緊接其後的是韓國仁川機場和法國巴黎戴高樂機場。香港國際機場的排名，由二〇二二年的第二十位跌至第三十三位。

猶記二〇〇一年至二〇一二年，香港國際機場一直穩居「世界最佳機場」三甲，其間八度摘下「全球最佳機場」桂冠。

## 戲劇比賽 學生得益

以往幾年的二至三月，我除了為教育局主辦的「香港學校戲劇節」擔任學校演出評判，亦為「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擔任評判。前者是一個大型戲劇節，包含演出前的師生培訓、各學校的校內演出和優勝隊伍在公開場地表演；後者是一個比賽，由區內的學校於同一天、同一場地輪流演出，競逐不同獎項。該兩個戲劇活動的性質略有不同，同樣能令學生有所得益。

到底戲劇節和戲劇比賽之間有什麼分別？前者着重學生的參與過程，後者

的競逐令學生產生上進之心。雖說「求學不是求分數」，但學生若能在比賽當中獲得獎項，就是得到他人認同和肯定，對學生的身心發展定有好處。

「大埔區中小學戲劇比賽」由大埔區文藝協進會主辦，主事人大多是區內不同學校的校長，期望戲劇活動可以讓學生獲得藝術薰陶。該比賽已進行了十多年，從前都由區議會撥款資助，可惜前幾年區議會削減藝術類別資源，猶幸社區內的校長支持，不但籌措經費，更且出錢出力，戲劇比賽得以繼續舉行。

## 童眼觀世 梁戴

啟迪心靈。這是我三年多以來首次擔任實體演出的評判，現場與師生們一同經歷表演過程，滿心歡喜。頒獎禮全場雀躍，並不是因為個別學校或學生能夠獲獎，而是彼此共處一堂，真切交流。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 春分時節

轉眼又是春分，又是新的光景。每當這時候，世間萬物都會從「復甦」變成熱烈，幾天前還剛睜開眼，迷糊混沌，現在就要伸個懶腰，鬥志昂揚地出發了。目之所及，不管是眼前人還是腳下路，都沒有了邇仄枯萎，漫山遍野，是希望萌芽的樣子。

四季當中，也屬春天的味道最鮮活，彷彿再華麗繁複的說辭，都抵不過這一個「鮮」字，而春天的餐桌上，有這個字便足矣。人類貪婪到要跟飛禽走獸搶食吃，不信你就去山上找找草頭，前有兔子後有牛，晚到一點，就什麼都不剩了。從兔子嘴裏搶下的嫩葉是這季節最美妙的時令小菜，不用做到「草頭圈子」這般規模，哪怕涼拌清炒，都是喜上眉梢。更不用說那一碗江南精髓醃篤鮮，湯未出場，味道就已飄來，春筍、冬筍，芽尖兒上寫滿了留戀和纏綿，所謂的潤物細無聲大概就是如此，不開音量，卻比春雷滾滾都響徹人心。春天的這股精氣神，古人早就爛熟於心，「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東坡先生不愧我等楷模。

春分的搭檔，還有櫻花。春分一過，櫻花就開，櫻花一開，暖空氣就撲面而來。撲簌簌的粉色好比電視劇裏的情節，把浪漫氣氛渲染到最高點，也把生活鑲上了文藝的邊。近幾年的櫻花味道堪稱把脈「流量」的高手，無論零食、西點或飲品，有它的地方，定有更多關注。只不過櫻花到底是什麼味道，依舊存有謎一樣的身世，只能暫時放過味蕾的苛刻，用意識流的方法吃一口，再幻想着把整個春天留在身邊。

春分來了，好吃的草莓也多了起來。從早春的紅顏，到軟糯的章姬，這股動人的甜味，幾乎比春天的花期還長。一直吃一直快樂，然後對下一個季節的期待，便又一次拉滿了。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